

文圖／涂裕芬 高雄縣旗美社大專員

找回農業自主權與 人文情懷的

米之神基金會



溫文有禮的Daycha(迪查)

踏上泰國的土地，異國風情和迥異的語言瀰漫周遭，我們首先學會的就是雙手合十向每個人問候：「沙瓦迪卡！」

「米之神基金會」(Khao-Kwan Foundation, 簡稱 KKF) 致力於推動自然農法，並試圖找回先民耕種時的古老智慧，避免農民對化肥及農藥的依賴，進而設立了農夫學校深度推廣，是一個倡議可持續農業理論與實踐的非政府組織。

2008年8月11日我們一行14人在「素攀武

裡府」境內的米之神基金會會議室與負責人 Daycha 正式見面。會議室裡最特別的是有一張低矮的桌子，供奉著一個稻草人及好幾尊不知名的神像，加上神器和貢品，這個角落讓這間會議室增添了些宗教的神秘氣息。

迪查 (Daycha) 是 KKF 的執行長，身材高瘦，講話聲音輕柔，眼神卻流露堅定的意志力。透過翻譯，我仍能感受他謙沖有禮的態度。家境富裕的 Daycha，本可過著優渥的生活，但他選擇了回饋鄉里，幫助稻農找回



會議室中的神秘角落

失去的尊嚴。

是革命還是宿命

泰國在綠色革命之後，試圖推進為工業化的現代社會，建造了水庫、道路等硬體設備，連結了鄉村和城市，新的奢侈品

如電視、冰箱、汽車等文明產物陸續進口，讓農民的花費變多了，生活型態也變了。泰國古老的稻米品種一年只有一穫且面積需求大，無法滿足農民對新生活的需求，故要有新的技術去研發改善，於是由美方主導的新經濟作物耕作方式進入，還在泰東、泰北建立了大學，設立了農業科系，培養系統化的專業人才，全面推動綠色革命，Daycha自己也是就讀這樣的科系出身，當他剛畢業時，工作便是去說服農民改用新技術便可享受富有且富足的生活，但這些年過去了，農民仍然貧窮，農人知道產量增加，投入也須提高，且無法決定價格，價格是由市場決定。當農民接受了新品種，也注定要全盤接受新的灌溉系統、新的農業資料與資訊。「這是一種宿命」，Daycha意味深長的下了這個結論。

在化學肥料方面，Daycha也發現，新經濟作物的種子在培養前雜交時需不斷施予化肥，雖然產量果真增加，品質也穩定了，但種子也須以化肥、農藥才得以成長良好。漸漸的，泰國從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國家變成仰賴大量進口種子、化肥、農藥才得以自足的國家，為了穩定產量，必須輸入更多的能量才能維持，農人不了解土壤的複雜性，很多農民破產是因為稻米價格不變，資材卻不斷上漲。

Daycha舉例：在泰國，那種特殊又大規模的病蟲害有10年1次的循環，但因為化學肥料、農藥的使用，破壞了這個循環，變得無法預知和控制，表面上只是改變了品種，事實上卻失去了一切，包括文化。現在，在泰國地區還維持傳統無灌溉的地方，收支仍可達到平衡，但在灌溉系統發達地區的農人卻持續的負債，不見得變富有。「負債」是因為二穫變成三穫，貸款額度更高，多貸的



一個放大鏡、一個止血鉗、密密麻麻的米粒，直接反應自然農法的智慧

錢Daycha猜測可能花到電視、冰箱等豪華用品上。

土法煉鋼三部曲

基金會
團隊努力研

究後，發現了3個關鍵性的問題。第一是「病蟲害防治」、第二是「土壤的改良」、第三是「稻米的育種」。

病蟲害防治去查閱書籍或古老工法，去尋求對土地最好的方式，如印度苦楝樹提煉精油防治病蟲害。另外將蟲類分門別類後，要農民去記錄追蹤，田地裡並非所有的蟲類都是害蟲，這樣的觀察是最入門的課程。Daycha展示了農民像小學生一樣畫出了每種在田裡出現過的蟲類，讓我們驚呼這土法煉鋼卻又紮實的方式，讓農民把各種蟲類記得更清楚，在田裡一眼就能認出這是益蟲或是害蟲，進而瞭解目前自己田裡的狀況。

土壤改良是試用綠肥、堆肥發現可降低對土壤輸入的能量。田裡的「微生物」是最關鍵的角色，Daycha教授給農民原理，收集魚、蝦、米糠、糖蜜等有機物質，再到附近未開發的森林或叢林抓取一把泥土，培養益菌種，作為堆肥或是自然農藥的原料，Daycha強調，他不教農民標準作業的程序，而是要農民自己去實驗摸索，找出最適合自己土地的菌種，之後只要每次種植前將菌液



KKF人員教導筆者用胚芽米挑選外型完整，無破碎的種子。奇怪的是，作者挑出來的好種子，很快就被撿起來丟到淘汰區了。



選種工作可不簡單呢



農夫學校的農民們，刻上風霜的臉上有著最燦爛的笑容

倒入田中，拌入稻草使其發酵產生微生物，之後就不用再做任何的追肥動作。

育種是利用綠色革命後所培育出的種子，但去除了化肥的使用，進行選種、雜交、育種的工作，提高了種子對抗病蟲害的能力，待研發成功後再將種子交給準備好的農民。他們用糙米選種，利用肉眼加上放大鏡，1,000顆中挑出50顆，再挑出10顆，仔細的挑出米身長、無斷裂的完整糙米，提高稻米的品質。

有機農法通常都會有產量下降的問題，也是農民不願改用自然農法的原因，因此研發保持原產量的方式，並且不使用到農藥和化肥，如此對農人的吸引力較大；另一個問題是勞力密集的工作與慣行農法不同，先做堆肥，作土壤改善，等幾季之後，就不用再

施灑；在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影響下，「育種」是必須不斷進行的重點工作。

成效豐碩卻難行

「真的，非常簡單。」Daycha輕輕笑著說，我們卻愣住了，光前二門課程就降低了為數可觀的成本，而且原理其實在各國有機農法中皆可略知一二，但Daycha不但發展成一套完整而簡單的原則，更重要的是他們並不藏私，而是努力推廣並成立農夫學校專人教授。

聽起來很簡單、方式很容易，產量高又不必再輸入能量，但問題很多，推廣效果也非常有限，即使慣行農法一年增加50萬的負債而有機農法能增加30萬的收入，大多數農人把慣行農法視為一種信仰和習慣，根深蒂固，無法一下子全數改變和接受。

「10年來，我不了解農人為什麼不選擇這樣成功的有機方式？後來有研究指出是在認知和價值觀的不同。有機農法的農人較重視整體性，像快樂、和平等整體考量，慣行農法的農人就較注重個人利益，所以必須從認知及觀念上去推動和改善才能成功。」Daycha語重心長的說明。

集體學習力量大

那麼該怎麼推動和改善呢？Daychay認為將「學習過程」及「團體的力量」兩種想法欲付諸實行，在農夫學校中去教授，連同前



台灣團員和Daycha及工作人員合照留念

面三個簡單的方式，再利用團體的學習方式強化個人信念。

1.學習過程：陰陽、冷熱都是一體的，當很快樂時，一點點痛苦也會覺得非常痛苦，慣行法農人須改變他們的價值觀，追求越多，痛苦也越多。為了改變他們的價值觀，即使不相信有機農法，陪他們走過學習的過程，去觀察，才能去碰觸到他們內心堅定的原因，並引導他們開始對慣行農法動搖。

2.團體的力量：讓農民相聚討論，檢討自己的觀察，各自觀察後產生一樣的共識，那股力量會很大，堅定個人的信念，當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容易動搖，團體的力量可強化之。

我們在基金會安排下，來到其中一所農夫學校，對於我們的來訪，那些農民興奮之情溢於言表，侃侃而談自己在「米之神基金會」的改變，有一名婦人談到自己從慣行農法轉型自然農法的過程，還有農藥對她身體造成的傷害；另一名農婦開始對有機肥產生興趣，把自家後院弄成了一個小型實驗場，放置了大大小小的桶裝肥料，雖然味道超重，她仍然要大家聞聞看，真是印象深刻。

在這段過程中，其他農民皆點頭贊同或是透過翻譯幫忙補充說明，可以想見這群農民不只在自然農法中各自精進，也互相鼓勵協助。最後他們除了頻頻追問台灣稻米的產量、耕作期、品種，甚至想看看台灣稻米的樣子，學習心非常旺盛。我們可以想見，「米之神基金會」正陪著農民在團體學習過程中，一步步實現讓農民找回久違的自主耕種權的理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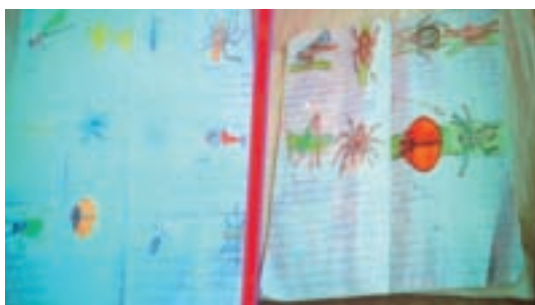
慈悲為懷米之神

悠悠過了19年，Daycha認為都是「米之神」的旨意，安排讓他和基金會的團隊來做這件事，也許米之神教會了所有的事情後，Daycha就能把這件事推廣到全世界，也許這樣堅定的信念中還有著宗教的神秘力量，外人大概不會相信「米之神」，但是Daycha深信不疑。

傳統的泰國文化中認為人有4個母親，分別是「水之神」、「土地之神」、「米之



訪問團和農夫學校的農民交流



農民手繪的田間昆蟲紀錄，好可愛喔！

神」、「自己的母親」，但Daycha指出現在人們只關注糧食土地的問題，沒人在意傳統文化的流失。我們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會議室裡那個神秘的角落就是泰國傳統4個母親的神座。而這也是「米之神基金會」名稱的由來。

在泰國傳統的佛教教義中，食物的分配是有順位的，第一份先獻給僧侶，第二份給無法耕種的鳥獸，第三份預留為下一季耕種的種子，第四份留給自己食用，第五份是將多餘的糧食予以銷售。但現在只是被鳥啄食就會想辦法殺光或驅趕；種出了糧食先想賣掉賺取更多的錢。

我可以感受到泰國信仰中對周遭人事物慈悲為懷的信念，教導人們為善避惡，關懷弱勢族群等善念，超脫了學校教育，而是一種社會力量。在Daycha身上所見，就是一個傳統泰國人文信仰的實踐者，不只要找回農民自主耕種及對土地的友善關懷，還有對在地文化的守護信念。

在台灣，有機農業對我們而言是為健康、對環境永續的關懷，在Daycha的描述中，我還感受到一種非常濃厚的人文及宗教情懷，對農業不遺餘力，還有對傳統文化流失的不捨以及積極尋回自主尊嚴的態度。 ㊦